



■於若羌縣小河墓地出土的插羽氈帽(約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夏商時期)

■於吐魯番阿斯塔納305號墓出土的彩色絲履(約公元317年-公元420年東晉時期)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展廳

探新疆出土「營盤美男」

瀚海霓裳看古代中西文化交流

1,500餘年前，一位身高1.8米左右、年僅25歲的「高富帥」從遙遠的西方來到古絲綢之路上的西域大地，卻不幸感染疾病，將自己年輕的生命永遠留在了這方熱土。當時剛進入公元1997年，這位沉睡地下的「小鮮肉」在一次考古發掘中以乾屍形象重見天日。此時，他頭戴貼金面具，身上的服飾依然鮮艷華麗，圖案紋樣充分反映了古代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交融。因着出土地為古絲綢之路中道要衝的新疆尉犁縣營盤遺址，故亦享有「營盤美男」之譽。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應江洪

在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六周年，及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推出《瀚海霓裳——新疆古代服飾精品展》，從小河墓地發現的斗篷、腰衣，到樓蘭、尼雅、山普拉、吐魯番等地出土的奢華精美漢唐絲綢服飾；從錦、繡、綾、羅、綺、絹、紗到毛織、織繡、花蕊布等種類繁多的服飾衣料；從海貝、羽毛等素雅的衣服到貼金、鐵金、瑞符、珠飾、數彩等典雅華貴的等級之禮儀；從樸素衣裳之初具到服飾文化禮制規約之創成，展示了新疆古代服飾文化的博大精深、絢麗多姿。

「衣冠」中國 美在新疆

此次展覽分為「先秦時期服飾」、「漢晉服飾」、「隋唐時期服飾」、「明清時期服飾」等部分，地域方面則涵蓋了羅布泊地區、且末地區、哈密地區、鄯善地區，重點展示了古西域精絕、龜茲、樓蘭等國的特色服飾。博物館工作人員說，地處中國西北邊疆的新疆，幅員遼闊、地大物博，特殊的文化資源稟賦和地理環境賦存，使得這裡擁有在全國乃至世界上具有唯一性的歷史文化遺產資源。

解說員並表示，新疆發現有我國數量最大、類型最多、時代最早的有機質類文物。這裡出土的毛織品年代最早、數量多、類型多、保存好、研究價值高，其中漢晉錦繡規格高、品類多、色澤鮮艷、研究意義殊絕。據介紹，新疆考古發現的先秦時期毛織物、漢唐時期奢華絲綢服飾、彩屬以及宋遼明清以來各民族絢麗的服飾，是研究和探索中國古代新疆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服飾文化的重要資料，是素有「衣冠王國」美稱的



■展覽現場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

中國服飾歷史文化的寶藏，是中華民族服飾文化藝術寶庫中的璀璨明珠，也是絲綢之路歷史文化交流交融的重要歷史見證。

營盤美男 重見天日

走進展廳，最引人矚目的當屬「漢晉服飾」部分的「鎮廳之寶」營盤美男。這個身穿紅地對人獸樹紋罽袍，因戴着麻質貼金面具而略顯神秘的男子，吸引着眾多疆內外遊客的目光。工作人員說，這是一具可與「樓蘭美女」相媲美的男性乾屍，1997年出土時曾震驚中外，被列入當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據介紹，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尉犁縣營盤遺址清理發掘了一個漢晉時代的大型墓地，獲得文物約400件。營盤遺址在漢代屬於墨山國(又稱「山國」或「山王國」)，位於古絲綢之路的交通要道上，這裡出土的文物，既有來自中原的絲織品，又有產於中亞、西亞的裝飾品，有的甚至還來自地中海地區，充分反映了古代東西方文化的交融。

而「營盤美男」便是營盤墓地中15號墓的主人。當年出土時木棺外蓋着一條長方形彩色狗紋絨毛毯，殘長312厘米、寬178厘米。毛毯的主體是一頭伏臥的雄獅，獅頭側視，神態和善，富於動感。整個毛毯充滿西方藝術風味。棺內，身材高大的「營盤美男」，臉上覆蓋着麻質貼金人面面具，身上穿着一件紅地對人獸樹紋罽袍。這件袍袍基本完好，色澤鮮艷，圖案精美，堪稱稀世珍品。罽面上每一區由六組圖案構成，

每組圖案之間則是長滿果實的石榴樹。第一、二、四、五組為人物，都是裸體的男子，高鼻大眼，頭髮卷曲，是典型的歐羅巴人。他們兩人一對，或持盾揮矛(劍)，或單手刺擊，栩栩如生。特別是他們的肌肉被誇張地隆起，更使畫面充滿力量與生氣。第三組是牛，第六組為羊。這兩組動物造型生動，姿態活潑。整個圖案把希臘藝術與中亞、西亞藝術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令人歎為觀止。

研究紡織史的學者認為這塊面料當是純粹的西方「舶來品」。距今1,500多年的魏晉時代，一塊來自愛琴海邊的華美衣料如何萬里迢迢來到西域？這恐怕要拜絲綢之路所賜了。此外，「營盤美男」的褲子是紫色繡花的，面料初看像毛料，但是經過化驗發現原來是絲。只是這種絲綢的工藝跟內地織絲技術不一樣。

「營盤美男」還枕着一隻絲綢縫製的「雞鳴枕」，「雞鳴枕」就是把枕頭縫成雞的形狀，「雄雞啼鳴意味新的一年開始，雞鳴枕寓意『重生』，這

曾是中原最為流行的葬俗。現在，在偏遠的農村還有保留。」



■營盤古城遺址



■「營盤美男」出土時身着的紅地對人獸樹紋罽袍圖案紋樣

「營盤美男」出土時身着的紅地對人獸樹紋罽袍圖案紋樣。

三天「脫衣」精心修復

「那天氣溫達47度，是烏魯木齊30年來最熱的一天。」博物館工作人員回憶說。2004年7月，自治區博物館正式邀請位於杭州的中國絲綢博物館的相關專家蒞臨新疆，對「營盤美男」所穿華服進行搶救修復。「當時光脫這身衣服花了三天時間。最後，衣服是脫下來了，但由於年代久遠，衣服的面面上色彩還鮮艷，背部炭化卻很嚴重。」

由於當年新疆的修復條件不夠，專家們最終決定將「營盤美男」的衣服運到中國絲綢博物館。儘管當時衣物保存完好，但是1,500多年的侵蝕、鹼、血污漬使這件衣服上的許多花紋已經辨認不清了，對它進行清潔的時候，連最弱的吸塵器都不能用。只能用特殊的有機溶劑，上下兩層墊上宣紙，表面除塵。有時可以用手輕輕敲打，當上下層宣紙吸掉了部分灰塵後，再換上新紙，然後用毛筆慢慢吸走上面的灰塵。經過清洗的衣服用肉眼就可以看出質料相當高級，胸口上繡的圖案非常漂亮，色彩鮮艷。

在經過消毒和清潔後，專家開始修復。最難的是找布料，跑了好幾個市場也找不到。只能自己染，一次一次試顏色，要染幾十次才找到感覺，有時候還需要砂洗，洗出舊的感覺。縫製也非常複雜，布片因為不能用熨斗，所以熨布只能用一塊塊用布包好的小磁鐵吸平，下面襯塊鐵板。這些都是細活，手掌大小的地方要縫幾萬針，花上一個月左右時間，手還不能碰到布，要不然炭化的地方就會掉。在一些大的碎片縫製後，按照圖樣接起來，然後拼成一件衣服。

■「營盤美男」出土時臉上覆蓋的麻質貼金人面面具。



罽類毛織物 漢初已多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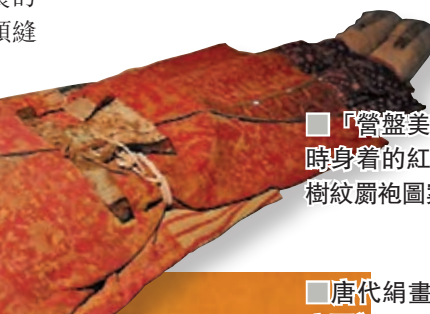
毛織物是我國古代先民的重要衣着原料，早在原始社會即已出現。在文獻中，毛織品被稱為褐、斜褐、絨褐、罽、絨錦、氈氍。除營盤遺址外，新疆哈密的五堡和焉布拉克、鄯善的蘇貝希、吐魯番的艾丁湖、和靜的察吾乎溝、且末的扎衣魯克、若羌的樓蘭和米蘭、民豐的尼雅、於田的克里雅和屋於來克、洛浦的山普拉、巴楚的托庫孜薩來等墓葬和遺址中都發現過大量的毛織物。

關於罽類毛織物，《漢書·西域傳》罽賓「織罽，刺文繡。」《後漢書·西域傳》大秦「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繡、雜色縷」，「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天竺「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

毳(登毛)。」郭璞註《詩經》說「胡人織羊毛作衣曰罽。」《說文》說「罽，西胡毳布也。」後人說到罽有斑罽、絳罽、紫青罽、豹頭罽、鹿子罽和花紋罽等等。漢高祖劉邦八年詔令「賈人勿得服錦繡綺縠絺罽。」可見漢初罽已較為多見。

「營盤美男」臉上的麻質面具被認為是從埃及傳過來的，並且融合了中原的貼金工藝。據悉，貼金是漢魏時期較為盛行的工藝。營盤、樓蘭以及孔雀河沿岸漢墓中屢有發現。其特點是將捶打得極薄、不加背襯的金箔，按所需形狀、尺寸切割，然後用黏合劑黏貼在織物上。

■展出的於若羌縣小河墓地出土的女性毛織腰衣



■「營盤美男」出土時身着的紅地對人獸樹紋罽袍圖案紋樣。

■唐代絹畫《雙童圖》，1972年出土於阿斯塔那古墓。



■「營盤美男」出土時枕着的絲綢縫製「雞鳴枕」，這一寓意「重生」的中原葬俗在一些偏遠農村還保留着。



營盤遺址「第二樓蘭」

營盤遺址，位於今塔里木河下游大三角西北緣，屬我國漢代西域36國之一的山國(又稱「墨山國」或「山王國」)範圍，東距著名的樓蘭古城約200公里。墓葬分佈在庫魯克塔格山山前台地南緣，地處絲綢之路樓蘭道要衝。在墓地東200米左右的丘狀台地上有一處佛寺遺址，面積約6,000平方米。墓地南900米左右，為營盤城址，平面呈十分規則的圓形。營盤繁盛的時代大體在西漢中、晚期到前涼，即距今1,500年左右。這一時期正是樓蘭道的興盛時期。

也是該古城現在被稱為「營盤」的原因。1980年，考古工作者曾在營盤遺址以東約200公里的羅布泊鐵板河三角洲出土了一具我國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女性乾屍，在海內外引起極大轟動。後來，人們將這具3,800多年前的女性乾屍譽稱為「樓蘭美女」。

「營盤美男」是一具可與「樓蘭美女」相媲美的男性乾屍。年代約在東漢時期，出土時面部軀體都已乾縮，呈灰褐色。頭髮濃密，呈棕色，束單髻、鬚鬚、眉毛、眼睫毛均清晰可見，隨身衣物保存良好，色彩鮮艷如新，其面罩面具、隨葬冥衣、四肢纏帛等習俗也都獨一無二。